

路再過去 | 就沒了

七月裡像非洲大羚羊的遷徙，我從一間很偏的教室挪往更南的空間。那是一個兩邊都是老樹的空間。老樹都伸出很多的手，卻不能抓住全部的光。那些光都太滑，容易從指間的縫隙滴落下來，在地上開出漣漪一朵兩朵。

那不是暗斗室，也不是第四空間。

「沒有人能摸到第四空間。」他說。「即使有第四空間，我們不能理解那不是時間。如果是時間，那它也不能向前挪移，或我們不能夠知道。這種意思好比你用手去抓一個第二空間的小孩，他的同伴只發現他憑空消失，他沒看見你的手。」

數學先生說：因此它大概不是時間。

然後有一隻無形的手把手話題轉移到另一個公式的討論。

可是我在想：沒有什麼是比時間更好的推論。比方童年的死去。童年的死去便

是在不知不覺的憑空消失，甚至沒有人會告訴我們，童年的界線是從第一個念頭的叛逆，第一次不及格的徬徨開始，或是整段幽期。

我在一個過高溫的假期裡，被迫前往山坡上的空間，聽先生說明第四空間的概念。

如果這就是目的：當他們學會一種技能，便可以把它們通通推向社會的期許裡面。讓所有人都拿刀叉剖開青蛙的肚皮，說：必須克服死的恐懼。如此一來才可以克服剖開人的胸膛的恐懼：這裡是胃。這裡是腸。這裡是肺。

這裡是社會的期許裡面。

每天下午我推開門回家。

你得上去努力。他說。努力成為，是的，這樣的金錢和社會地位。我說不要逼我怎麼走，為什麼不去叫他努力，而是放縱他像放縱你自己一樣？他說他還很小，

而他已經太老。我說我還在很小時便被迫成長，洗腦，以及期許。可是你功課比他好，他說。這簡直本末倒置，我說。我說你一直寵著最小，像你從小就被寵著，你根本不懂最大的背負多重多重的壓力和責罵。

「我只是要求你如此而已，而你又何嘗了解我的壓力。」他咆哮完離開。

有人出面滅火說：他是你爸。阿嬤說他整日在家已經很悲傷，到時候他還要進去蹲那麼久，然後她快要崩潰地哭出來。我很想反駁：他就是被妳寵壞的。還有我是多麼不願意走這條路。

可是我沒有說，因為我被一隻無形的手摀住嘴巴把話吞下。

他喜歡抽菸草。他抽完總是帶一口很濃的味道向我說：我沒有壓力嗎。再過不久我就要進去七個月我沒有壓力嗎。當初辭職去投資你阿伯的診所，裝潢，藥品，都是一筆一筆的積蓄。說好

會還我們，然後呢。他偷刷健卡被抓去，我是負責人也被處詐欺，我拿到什麼？拿到什麼？一張法院通知說是七個月其他也沒有。

我無法推開這句話裡面的期許。

儘管我將它們背上肩有多麼沈重。

那樣的沈重像眼淚的墜落。我記得六月的時候郵差捎來那封判決說不是罰錢了事，我們坐在客廳裡一直哭。一直哭。好像有人癌症末期。那是我第一次看見他哭，他哭著每一個字都像在交代遺言：到時候要聽話。到時候要立功。到時候要身體健康。每個字都用鼻水黏在一塊，好像在說：很害怕字的斷裂便是訣別。

我要自己不能哭。一定不會有事。把它當作是第四空間的手伸過來，要使童年的顏色褪去，在眼淚乾了以後就假裝沒事。

他說日子很快就知道

了，很快就要走了。好像等待死亡。可是到了最後我們誰也不再悲傷了，所有生命都在等待死亡已經是出生之後的某一種宿命。必須克服死的恐懼。

她說別害怕。別害怕等你出來，悲傷就沒了。

死亡以後是重活，重活過後死亡就都沒了。

* * *

她每天回來從傍晚六點的火車站。

她推開門，像貓走進來什麼也沒出聲，只說：我很累要去休息。晚餐你們自己準備，而且我這禮拜需要加班不要等我。她走上老老的樓梯每一步都很重很重，彷彿背了許多龐大的數字，踩不上去。

「還有二十三期。」她說。

她說。我用一個月三萬多的體力，換取來繳你阿伯診所的支票，他有說要

照月還我們幾萬幾千元。有嗎。你爸整日在家變成沙發動物，不出去連一個打工也沒有，就只會說：他以前是經理啊。現在去做一個隨便的工作，多沒面子。多沒面子。我只是女人啊。這個家是我一個人負責嗎，為什麼誰也沒來告訴我，來告訴我，為什麼要嫁來這裡辛苦賺錢，卻是繳那些不是我們生活的開銷。

每次我聽她疲倦地說，我都要哭出來了。

可是我們都沒有哭。我們都知道最壞最糟的那一刻已經過去了，已經被抓往另一個看不見的空間了，可能在我們心的最裡。我們心的最裡極有可能就是第四空間。因為我們看不見它的手，悲傷和失落總是憑空消失又忽然出現。

夏天裡在更南的教室我常常感到憂心。

腦的分裂，迫使文字交錯數串的安排，從早晨鬧鈴



的謀殺一直到下午秒針的蹣跚，無法停止，無法忘記與釋懷。

課裡先生又說：不要忘記的方法就是不要記。

所有人哄堂大笑。

因而我有更多理由將它牢記。騙自己說：記是為了忘。

然後過了很久才知道，有些在心的最裡是無法被忘。

比方期許和死的恐懼。

假期結束以前一直沒有郵差來通知日子。好像在說：永遠都是進去的日子。

離著死亡很近卻是太遠的日子，只有很多信用卡公司不斷寄來單子和很多的水，電，瓦斯，第四臺費。

夜裡我們坐在沙發看電視，我進客廳正巧聽見她向最小的孩子說：沒辦法，我是太慫慢賺錢的母親。我聽了忽然感到很冷像被綑綁丟進泳池裡。無。能。為。力。

我說。我可以用學貸。

有利息我不能答應。她說。

等到你大學我再讓你自己背負沈重。

我沒有再說什麼了。後來我停了補習和午餐。我說不要擔心沒有關係。我只是，我只是想換換一個空間，試著讓負擔憑空消失。

* * *

晚上她還是很晚才回到家。她累得到我書房坐在床邊，說：我真的快沒辦法。

那次收保險的要來，她在火車上先打電話回家：叫她慢幾天再來，星期四。我向那個人說，媽媽最近必須加班，星期四才會提早。

其實那天才發薪水。

她的聲音一直像被塞住，從一個很深很深的地底冒出來又退回去。

她說。你好好讀書，不要像你爸和你阿伯一樣。如果當醫生像他一樣，老婆都離婚，還有臉向朋友親戚借錢給她討客兒。自己親弟弟

的生活都快過不下去了，全推給弟媳婦去籌錢。反正當初是用我的支票和信用卡借來的嘛，他又沒差。要是以後你當醫生這樣可悲，我寧可你只是一個公司的小員工就好。小員工就好。你爸也是。現在安靜的什麼都沒說話了呀。他不是經理嗎。他不是經理嗎。

我好像是她的哭牆。

我不斷聽她說許多沮喪的罪。

我卻沒有向她說我很想跑離開這條路。我一直記得我在很小時，他們就會利用各種場合對別人說：喔我以後的醫生兒子。然後別人就會抱住我，摸我頭，親我臉頰，說：噢未來的醫生呢。噢我的小帥哥。噢要賺大錢喔。

有一次二姑姑問：你長大想當什麼呢。

我那次保持沈默，沒有回答她。我只是不想在很小就毀壞自己的路。我有多麼羨慕別人家的小孩，他們

說：開一家玩具店，有好多糖果、巧克力和漫畫。誰不知道那些只是小孩的狂妄，只是不切實際的夢。可是他每次卻正經地在一旁，幾乎生氣了罵：我兒子我自己來決定。

好像大人們都可以決定所有的路。

決定所有的腳步。

有時候自己走在路上只是覺得好暗。那些樹的手掌都太密，光都不滑，連一朵漣漪也沒有。有時我自己是站在哪裡也會害怕，我彷彿是傀儡或棋子任人擺布。

分組單子發下來的時候，我什麼也沒想就勾了。

我不會後悔嗎。我想會的。從此路就那麼一條，一條很暗很崎嶇的路。只是，一隻第四空間的手忽然將我推向一大群的非洲大羚羊，我還來不及抵抗，就和牠們一同遷徙。

八月的最後一個周末，我們忽然很需要逃亡，釋去肩上的沈重和一切的繁瑣，累積在心的最裡面的。我們開車到另一座城市的夜晚。好像我們已經不再那麼害怕了，霓虹、印刷、腳步、襲面而來的喧囂和臉孔，走在很多很多人群之中，只是感到安心。我可以說，從六月以後我就沒有那麼安心過。

我們將那些日子的苦澀和煩躁，都丟在那邊，不要有人回頭去檢。假裝自己忘了，別人也沒看見。關於法院和診所的事，關於錢和生理事，不要被反覆丟擲，不要有人又把它偷偷藏在腦裡。然後我們才離開那座城市。

離開那裡。

他說他把車停在另一條巷子，於是我們徒走走進那

條很暗的窄巷。

前面還有路嗎。他問。好像是死巷。

路再過去就沒了。我說。

接著他沒有再開口，他只是沈默地對應著不發一語。

然後每當我想起關於那之後的事，我的腦就好像是忽然隔起了一層毛玻璃似的，刻意地記不清楚了。那段記憶像被刮傷的光碟片，不管我怎麼試圖回想，總有一個軌域是無法讀取的，結尾的一片空白。整片整片的空白。

也許，那時我們是回頭倒車出去，也許我們是找到了旁邊的支路。

也許我們奮不顧身直直地駛過去。

直直地駛過去。

在路的盡頭，就是第四空間，也說不定。



時候到了 路沒有了 評〈路再過去就沒了〉

◎胡 淑雯（作家）

十七歲的你，給出一篇靈敏的小說，將熟到發爛的題材翻新，化為陌生。你使用的魔術叫做，第四空間。什麼是第四空間？最初你說是時間，「沒有比時間更好的推論」——童年憑空消失，孩子們一個個被要求學會一種技能，推向社會的期許裡面。「裡面」是關鍵字：童年被拘捕，逮走，禁閉於第四空間。

失業的父親即將入監，似乎他所將入的監，也是第四空間。時間的受害者除了少年，還有中年。少年遺失童年，父親喪去青春（早在那短短七個月的刑期之前，他就不再年輕了）。

入監的日子未定，你們等待通知，彷彿隨時都是「那時」。時候到了，自然就會知道。到時候要聽話，到時候要用功——你告訴自己：就當是「第四空間」伸過手來，將童年的顏色抹去。

你又說，「最糟的那一刻已經過去了，已經被抓往另一個看不見的空間了，可能在我們心的最裡。」你說，「心的最裡極有可能就是第四空間」。

所以那「可能是時間」的「第四空間」位在心的最裡。是記憶也是遺忘（或記與忘的第三地？）那些被剝奪的（比如童年、青春、夢的時光），被占據的（比如社會期許、死的恐懼），都存在第四空間、那個時而被稱作「時間」的地方，類似閣樓、倉庫、地下室。

從此路就這麼一條。你說。這條（汲汲於錢與生活的）路由不得你，因而是「一條很暗很崎嶇的路」。八月最後一個周末，你跟父親「忽然很需要逃亡」，將日子的苦澀丟在路邊，「不要有人回頭去撿」。

問題是，前面還有路嗎？你說，「路再過去就沒了」。

也許你們倒車、回頭。也許另覓一條歧路。也許奮不顧身，直直駛向那「再過去就沒了」的路。直直駛過去，「在路的盡頭，就是第四空間，也說不定」。

路再過去就沒了。故事停頓了。十七歲的你，在此碰到現實的底線，書寫（做為一種逃亡）的底線。然而我們有個童偉格（一個總愛說自己很笨的秀異小說家），他在（假日）最後，不得不把機車停在路的盡頭，因為「路它自己沒有了」。他爬過一段小山坡，看見一片大草原，草原上，他的玩伴與姊姊們全都彎著身體在拔草，

在高爾夫球場的綠地上，做著苦役般的勞動。

「路它怎麼自己沒有了」。就像逃亡的楚門，游到海天的盡頭，撞上布景，這才發現現實之外，另有現實。



明日之星

吳鑑軒（彰化高中）

彰化高中學生。鹹性人。不完全變態。夜型性貓科動物。浴室歌王。

明日之星甫獲九十七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。喜讀鍾文音的字，夏宇的詩。最早因受言叔夏作品〈馬緯度無風帶〉一文影響，從此罹患了「詩化散文強迫症」，並成為她的頭號熱血讀者，跟隨之。

明日之星擁有許多筆記本，但沒有一本是滿的，只在需要時挖出來刻字又再收起來放。其實寫最多的可能是在物理課本或是廣告傳單的背面。因為只要摸到它們，便不由自主產生了蹂躪紙張的野性。我如此相信：寫的慾望就是一種無法自拔的野性。明日之星有更多時候都在研究悲劇電影。特別是和一群毫不相干的陌生人那樣同坐在漆黑的箱子裡哭，擤鼻涕的聲音，或沙啞低沈的交談，或剝開面紙。當配樂和它們混在一起，我試圖在那些扭曲的五官中，找一張模糊但依稀可辨的臉孔，讓他們也在祕密場地，祕密演出一場極祕密的戲。

幼獅文藝 · 徵稿

| 高中生園區 | 明日之星 |

徵文主旨：幼獅文化公司九十七年十月歡度五十歲生日，特於《幼獅文藝》增設「高中生園區—明日之星」，散播文學經驗跟種子。本單元並獲詩人方明贊助，稿酬從優，並聘作家、學者、教師專文賞析。

徵文對象：全國高中生。亦歡迎文藝社團指導老師跟教師推薦。

徵文類型：■小說。六千字以下。每次投稿以一篇為宜。

■散文。四千字以下。每次投稿請勿超過兩篇。

■新詩。每次投稿，請勿超過四首。

徵稿期限：不限，此為常態性徵稿。

信件投稿：100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6-1號3樓。

信封請註明「高中生園區—明日之星」徵稿。

網路投稿：youth248@youth.com.tw。主旨請註明「高中生園區—明日之星」徵稿

「高中生園區—明日之星」獲詩人方明贊助。

